

## 【发郊】《白雪拓忠魂》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31624)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731624>.

|                  |   |
|------------------|---|
| Rating:          | <a href="#">Not Rated</a>   |
| Archive Warning: | <a href="#">Major Character Death</a>   |
| Category:        | <a href="#">M/M</a>   |
| Fandom:          |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
| Relationship:    |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Bo Yikao/Chong Yingbiao, E Shun/Jiang Wenhuan, 发郊, 焕顺 - Relationship, 考彪</a> |
| Character:       |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Chong Yingbiao, Bo Yikao, E Shun (Creation of the Gods), Jiang Wenhuan</a>  |
| Language:        | 中文-普通话 國語   |
| Stats:           | Published: 2023-10-10 Words: 5,918 Chapters: 1/1  |

## 【发郊】《白雪拓忠魂》

by [JanyongLee](#)

### Summary

又名：武王回忆录|姬发视角|短篇一发完|副考彪，焕顺|全员BE

“殷郊！我欣然回头道，朝歌竟下雪了。”

“已怜青风摹壮骨，犹悲白雪拓忠魂。”

隆冬雪重，周公受召入宫，为天子解梦。

炭火烧旺，烘烤根根竹简，至青油滴落，如大汗淋漓。我亲眼见史官持刀将竹青剖去，提笔如是书曰。此句于史大约不算有错，我坐榻旁观，只觉有趣，懒于纠正细枝末节处的谬误。他们书写评撰周天子生平，必在我死后昭告于天下，身死魂销，何来泉下有知，世人评我功过，与我何干。

史书所载者乃周天子，姬发不过是提笔略带的名姓，姬乃家姓，发为父祖赐名，说不清到底于我有何种干系。我曾听过千万人高呼，口称“王上”，其声轰雷贯耳，仿若直达天听。我的妻子兄弟亦向我俯首称臣，我妻邑姜贤淑仁德，夫妻十数年间，从未逾礼。为夫为君，为妻为臣，她自觉并无资格唤我一声姬发，便也教养我的子女持节守礼，我是君父，是天子，他们年小不知敬畏，不知“君父”何意，却也不知父亲还有什么别的名姓。

于是午夜梦回，百转千回的声响自年少时远远袭来，我总听见许多人呼喊道，姬发，姬发，其声时而愤恨，时而畅快，时而畏惧，时而悲苦，人间种种凝于这二字，令我沉湎不分昼夜。

仲弟为我屡屡解梦未果，便十分忧心。宫人尊信他者甚众，不多时，流言四起，传言曰周天子夜夜噩梦，不得安寝，周公为之解梦，道有鬼神惊扰，须以人牲祭祀天地，敬告四方，方得安宁。

朝臣纷纷上书，请备人性，设祭坛，皆被我驳回。他们忧心神明降罪于大周，我于夤夜时惊醒，披衣枯坐，倒有一瞬渴盼诸事不遂，天怒人怨，九天诸神要罚我，便终于肯来见我一面了。

我为天子，不敢赌天下人之性命，亦不敢赌大周之国运，只盼望自己不敬鬼神引来天罚，任谁都好，那一个个入榜的故人便能来与我叙旧。然而我废祭祀之事良久，竟然无人入梦，入冬不久，西岐便大雪如旧，百姓引颈企盼来年谷实盈仓，天罚未降，故人不来，我的梦渐渐投身黑夜旷野，再无半点星火。

梦里无人相聚，连崇应彪也不肯来多骂我几句。他少时恨我恨得太深，恨不能啖肉饮血，杀之而后快，末了却在我剑下求死。黄河河畔，天水滔滔，声猛如虎啸，河水冰冷刺骨，溅在我脸上却是一片温热，我惶惶然倒退几步，惊觉那是崇应彪的血。他倒在我眼前，身躯砸进焦枯的黄土，鬼侯剑从他脖颈中抽出，淅淅沥沥地流下血泪。我抖如筛糠，啜嚅着哭叫，他捂住颈间血口抽搐着向我笑，狰狞又悲苦，残躯弹动如涸辙之鲋，原来高大如北伯侯，倒地不起时也残弱得像只蝼蚁。

你也算是替他报仇了，他拼着最后一口气向我发难，姬发，别忘了，是我砍了殷郊的脑袋，我是你的仇人，姬发，杀我，姬发，杀了我！

崇应彪嘶哑叫骂着死去，临终之言尖刻如昔，把我的名姓反复咀嚼碎骂。他分明死不瞑目，最后一刹却眉目舒展，如沐春光。我攥着鬼侯剑倒进他颈间盘踞的血泊，染得满目猩红，天地在我眼中俱是血色，崇应彪死而紧攥的手掌落在我眼前，我认出了长兄的竹箴。

彼时我不知兄长惨死，也不知崇应彪为何会有此物，直至数年后伐商告捷，先锋兵将所缴之物呈上，我仔细翻看，才发觉崇应彪不知何时暗中收殓了我长兄的遗物。长兄惨死，尸骸无存，仅剩食盒中数块残羹，遗物三三两两，不过衣物与环佩数件，我反复翻找，竟不曾找出其余物件，恍然明白，兄长携礼朝拜，所怀便是死志，故而身无别物。他送雪龙驹入朝歌，教我好生照料以便来日归家，便是来与我作别。

原来我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与他讲述八年质子生涯时，他已誓死不归，故而满眼望我，尽是死别之意。

崇应彪不能收殓他的尸骨，也撇去遗物不取，唯独拿走了他生前最为珍爱的箴管，数年征战，似从未离身，战场上刀光剑影，血流漂橹，那箴管却光洁如新，不曾染血，亦无半点刮痕。

他们之间不过一面之缘，相交极浅，且不甚愉快，崇应彪为何如此，我始终不解其意。

故人皆作古，往事不可追。我自西岐起兵反商，而后连年征战，天下骁勇善战的男儿不知有多少死于战乱，前日插旗作报的先锋兵，隔日就做了商兵的刀下鬼，我从尸山血海里走过，眼中所见俱少年死状，稚气未脱的面庞凝住生前最后的迷茫，想来有人至死不知为何而战，周天子伐商，实是太遥远的虚妄。我不住地走，不住地看，数不清的尸身渐渐幻化成我熟悉的脸。断颈歪倒的苏全孝脸上还冻着一行血泪，我想替他拭去，却是徒劳，他的脸倏地消失，换成换成死不瞑目的鄂顺，他愣愣地睁着眼，浑浊眼瞳里倒映着许多人的死相。先商南伯侯如珠似宝的独子有张极清丽乖觉的脸庞，他又爱笑，羞赧时淡笑，不如意时苦笑，姜文焕偶尔玩笑，诗兴大起，便戏说南方鄂氏多出美人，原来鄂氏子竟也笑有千百面，似泼墨为画，描山摹水，一重又一重。

东伯侯世子姜文焕自幼便是太子伴读，养在姑母先商王后姜氏膝下，文武通达，通音律，质子听学时应试作诗，他总拔得头筹，得以提早下学，教我和殷郊羡慕得有些妒恨。鄂顺随着他习诗，渐渐也有几分风雅，实在作不出，便央着姜文焕替他斟酌字句。姜文焕作诗不拘时格，常信手拈来，连我顺手从野地里抓出一簇野花养在殷郊案头陪他抚琴，他也能写出些词句。只是后来山倾水枯，九州倾颓，他心已死，便再也不曾写过诗。

我从前是想同他争一争的，因那时年小力薄，不愿遭人鄙薄，便事事争先，唯恐技不如

人，只是我生来便不风雅，百步穿杨容易，遣词造句却难，听学时写不成诗，夜里便兀自闷头痛哭。西岐的营帐扎得最远，寂静无人时，情境很是凄凉，我哭得心伤，殷郊却偷偷摸到营里来，点起油灯在竹简上胡写一气，攒下许多胡乱编造的诗句，落款大咧咧写下名姓，劝我道，姬发，你莫哭，明日我便把这交于夫子，保管他看了，气得七窍生烟，绝无心思想你的麻烦。

我破涕为笑，殷郊便也高兴起来，以为万事皆消。先商太子纯善如赤子，体恤万民艰辛，却不知芸芸众生所为何苦。我见他笑，面庞肖似其母，于灯火明灭间绚烂，美如神子，不惹尘埃，心中闷涨，便想来日他为君我为臣，他只管做殷商的天子，高居庙堂，垂怜百姓，宫外不论雨雪风霜，皆有我替他备防。

殷郊的手理应抚琴作诗，而非执剑操戈，他胡乱作诗自然使得夫子大怒，然受罚的却不是他。崇应彪只字未写，因而领受了戒尺，又遭罚立在案头默背《尹训》，夫子本为教导他虚心受教，然而他是绝不肯改的，为质八年，从不见他吃下哪些教训。崇应彪或许生来便有刀头舐血的宿命，他的手不为握笔只为操刀，杀尽狼虫虎豹与殷商的敌军，而后弑父杀亲，屠戮他自己。

崇应彪是从不写诗的。

八百质子初到朝歌时，鄂顺以为我年纪最轻，又是幼子，便十分忧心我胆小体弱以致受人欺凌，夜里悄悄摸进我的营帐，钝钝地闷声劝告，说北地的公子崇应彪性子乖戾，惯爱寻衅滋事，四处挑拨，同为北地质子，冀州苏氏的幺子苏全孝只能任凭他差遣，由着他作威作福，教我小心行事，平素少与他来往，以免滋生龃龉。一晃八年，当初万般叮嘱我免生灾祸的是他，见崇应彪夜里悄悄为苏全孝烧衣落泪便同我叹曰这人实则不坏的人也是他。入朝歌为质时，谁人不是心怀大志，以主帅为榜样，要做天下人的英雄，可唯独鄂顺……唯独鄂顺从不愿做英雄，他不忤逆不犯上不谄媚，却是被逼弑父时唯一挥刀欲杀商王的质子。

先商南伯侯鄂氏子鄂顺，欢颜清俊，机敏讷言，却是一身刚烈骨血。

他死了，于是苏全孝死于阵前时，殷郊将落未落的那滴泪，便倏地砸碎在我心上，裂作倾盆暴雨，引得山洪暴涨，将生者吞没，我们未曾身死，便以为庆幸。彼时我仍天真不泯，以为殷商王家侍卫这头衔可保殷郊无虞。他是殷商的太子，是天命所归，亦是国运所系，玄鸟鸣，大商兴，世人皆有期望，将以他为天下共主。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料到，我曾拼死为他夺封神榜，想保他荣登高位，末了却要提笔蘸墨，将他第一个写入榜中。

我料想过诸多“来日”，或好或坏，自以为有些天分袭自我父，定能算无遗策，唯独不曾想到，我所奉天命之子，我所侍殿下殷郊会在我面前死于父命枭首，披枷蓬发，身首异处，血流不绝。

崇应彪手起刀落，殷郊人头落地。我似也随之死去了。

我父精于卜算，熟知天道，能算得殷商气数已尽，不知是否算出长子惨死，倘若他算出此因果却未发一语，便是早知父子生离之后即是死别，只是为万民安危而舍己身，余生悔愧，未曾断绝。我心不甚宽，远不如我父豁达，眼见挚友一一枉死，夜不能寐已成习惯，自殷郊死于君父之手，我心中血肉便也死了。他若能活，我刀挟天子事小，掀了这大商江山又如何。可他终究还是死了，遗言只一句嘶吼而出的“姬发”，将未尽的话含在满腔热血里，溅洒遍地，我率西岐子弟反出朝歌，来不及尝他鲜血是否温热，然那血泊已然淌在我心上，浸透骨髓，蔓延至四肢百骸，自此我心便死于他亡故之日，未尝不能算我与他永世不离。

是敬信鬼神也好，是为万民安乐也罢，我应姜公之托开榜封神时，只期殷郊魂归故里，再于人世停留片刻，看世间是否如他所愿，生民安乐，山河无恙。我们少时谈天，论及治国之道，殷郊所言总甚为朴素，惟愿百姓不忧衣食，夏无暑热之苦，冬无冻馁之患，崇应彪

因而笑他与我臭味相投，他不为所动，只面带怜悯，叹道，若无农人劳作辛苦，何人供给天下万民吃穿，北地苦寒，尤为艰辛，崇应彪，你生于斯长于斯，我以为你更知其中不易。

而今所愿皆为实，殷郊，你可看见了不曾？

我屡屡叩问天地，太岁神君却从未有应答。

殷商已亡，战火渐熄，西岐多年无灾无祸，仓廩丰实，百姓和乐，我的噩梦便越发难以分辨。有时我昏睡终日，却以为自己彻夜无眠，有时枯坐见日升月落，却以为自己长睡未醒。如此数次，我便知道，如若见到殷郊在旁，抚琴安坐，或又有大姬与诵儿环绕膝下，由他悉心照料，那便是我又入梦了。

大周定国后，我昏然终日，渐有天人五衰之相，目视不明，耳听不清，仲弟忧心我英年早故，多次卜算，求问解法，卦卦凶险，不见生机。

我知命格无解，便不再召他解梦，唯有一夜，我蒙昧入睡，梦见殷郊披枷带锁，周身浴血，于泥淖中朝我伸手呼救，我拼命朝他奔去而不得，眼见他颊侧滚落两行血泪，双目忽地滑出眼眶，继而身首异处，四肢尽断，轰然间被山石压入泥潭，粉身碎骨。我哭嚎惊醒，气喘不止，惊魂未定间便拔尖要去救他性命，险些误伤许多宫人。仲弟闻讯，匆忙入宫，焚香祝祷将我神思唤回，我愣怔立于殿中，以袖拭面，见寝衣洁白，尽染殷红，方知自己适才目眦尽裂，惊怒泣血。

我要救他，我央仲弟为我解梦，他可是遭遇不测？可有险境？为何于我梦中惨死？我如何才能救他？

仲弟无言良久，焚膏油以灼龟甲，斟酌片刻，道，请王上宽心，王上梦中所见，与生人神明所遇背道而驰，死之谓生，神君必受鼎盛香火，安然无恙。

神君，神君。我迟钝思索，原来他口中神君乃是殷郊。我将鬼侯剑收入剑鞘，仔细抚过其上繁复纹饰，仍有些恍惚，总想不起而今早已无人记得先商太子殷郊，人间多有供奉值年太岁神，却也只为辟邪。

道来实在讽刺，殷郊秉性至纯至善，只因父不慈而弑父，君不仁而弑君，两度助商又叛入西岐，分明是忠孝难全，良心未泯，只愿为民征战，终了，却于九天之上作了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凶神。

我为新朝天子，不能为太岁神供奉香火，偶有祭祀，便悄悄烧些香烛，落款独留一个“发”字。父兄亡故，亲友早丧，挚爱惨死，世间已无人唤我一声姬发，唯有此时方能偷来片刻光阴，使我能于烟火缭绕间忆起往日种种，那时我非天子，亦非君父，只是当年雄心勃勃且心有无限光明的公子姬发。

许是觉察出我困囿于往事不得解脱，早已时日无多，仲弟别无他法，只请旨去信，从鲁东召来了姜文焕。

分明作别不久，面容未改，然姜文焕入殿觐见时，我却从他眼角眉梢品出了北地苦寒的风霜。他恭敬称我为王上，问候我安康否，始终恪守君臣之礼，不作诗文，亦不再玩笑。比起年少时极力假撑沉稳持重，而今东伯侯已惯于不苟言笑，他内敛如古井无波，眸深似海，再翻不起风浪。我与他对坐无言，殿中香炉沉重而庞然，横亘于二人中间，犹如一道天堑，斩断少时并肩同行的岁月，四目相对时，眼前闪过皆是亡者的死相。我从他眼中望见鄂顺残存于世的模糊影廓，他亦透过我眸，窥见亡故的姑母与表弟。我与他齐声喟叹，彼此了然，故人如姜文焕与我，最好此生不得相见。

所幸我已行将就木，此身将归黄土，而后相离便是死别，思及此处，竟也有些庆幸了。

仲公信中说王上噩梦缠身，见我挥退宫人，姜文焕方才斟酌开口，乃是心病难医，鲁东多医者，臣此番入京，亦有良医可举，不知王上可愿一见？

表哥，我望透寥寥青烟低声唤他，与我说些旁的事吧。

他许久不闻这称呼，一时愣怔，脸色便倏地暗淡下去，继而眼眶微红，令满面肃穆炸开许多裂痕。

王上康健乃国之大事，他哑声与我周旋，臣愿为王上分忧。

姜兄，我换作年少时的称呼与他轻声道，你我是早死过数次的人了，旁人不解内情，但我知你心中清楚，数年前朝歌浩劫，八百质子尽死，其中便有我姬发。苟延残喘至今的，不过一副躯壳罢了，心病无解，实因我心已死。表哥，你若还念往日情分，这一遭，便放我去罢。

太子尚且年幼，姜文焕仍欲据理力争，天下不可无主。

我摆手作罢，想起姬诵未脱稚气的脸，不禁有些遗憾，叹道，诵儿生得像他，性子却如我一般不二，若像他多些便好了，抑或有你三分气度也是好的，甥男肖舅，理应无错。

臣不敢，他伏地而拜，太子殿下乃神君赐福，臣鲁钝，不敢妄言。

你执意如此，孤便恕你无罪，此番召你入京，不为别事，只为再见故人一面，当年八百质子入朝歌，如今只余你我，孤去后，望你多多珍重。

姜文焕伏地叩首，高呼曰王上福寿绵长，我静静望他，见他铁面似的一张脸上忽然流过一滴泪，泪水涌入斑白鬓发，便不见了。

他方至不惑之年，却以两鬓斑白，从前未曾料想，我唯一得见的，竟只有他堪堪老去的模样。他与殷郊乃是至亲，我一时恍惚，心道，如若殷郊尚在人世，活至如此年岁，大约也是这般相貌罢。

浮生一梦啊，我不禁笑叹，昨日你未到时，我又梦见他们了。

他不答言，我便徐徐讲起我的梦，讲我梦见质子营随主帅围猎，崇应彪徒手猎狼剥皮，要献于主帅，殷郊见那母狼肚腹鼓胀，似有孕在身，心中不忍，便多言几句，崇应彪自然火起，又不可顶撞太子，不忿之情全全发泄在死狼身上，狠狠剥皮削肉，满面溅血，犹如恶鬼。我那时年岁太轻，见他如此，少不得也挑些尖刻言辞，而后自然是两人厮打到一处，姜文焕劝架不成反遭毒手，脸上青紫几块，殷郊急得没法，劝解不成，劝架亦难，最后倒是鄂顺与苏全孝两个悄悄摸到近前，见母狼将死未死，便剖腹取子，掏出三只胎水未净的狼崽，捧到众人面前来，道，快别打了，这狼崽还有气息，若好生救治，定然可活！

我忆起往事，有些欣然，又道，殷郊那时要养下这三只狼崽，便也分给崇应彪一只，教他收收脾性，好生照料。我原以为崇应彪必是掏了狼心拔去狼牙到主帅面前献宝，谁知殷郊与鄂顺养下的狼崽都为主帅所杀，倒是他扯了谎，拿沾了血的狗牙充数，夜里偷偷将那狼崽放归山林里去了。

姜文焕沉默良久，终低声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应彪作恶是真，本性非恶亦是真。

他死时也年轻。

我轻声说道，张手端详五指，似还能看见满手鲜血横流，崇应彪于我面前倒下，满眼尽是解脱。

他比我还小些，只是平素乖张，又有北地一班质子跟随，便使人以为他牙尖爪利。我原不知北伯侯苛待他多年，想来正因如此，他死时竟紧握我兄长的箴管，手僵不松，以为依托。兄长宽仁，想来不会怪罪，我使命人将箴管与他同葬了。

姜文焕闻言，似有所动，默然许久，才缓缓道，王上或许不知，先世子曾因当面训诫崇应彪而深夜到访北地营房，拿出许多伤药，既为劝诫，也为致歉，那夜臣当值，途径北地营帐，恰巧撞见，先世子思虑周全，不愿旁人知晓此事，以免折了北地众质子的面子，也为免王上因此气恼，便告托臣假作不知。这些年来，臣守口如瓶，从未与旁人提及此事，王上既有此一问，臣便如实相告了。

他说罢，垂头不语，不再答言。我默然，悬而未决的疑问忽得解答，倒也轻松。当年长兄与人为善，自结善果，然崇应彪至死仍不放开那箴管，是为感念何事，我想我已不必知晓了。

他们年少身死，入榜封神，而今也是我魂归之日，天地悠悠，不知何处可去，然得见挚友，想来噩梦全消，必得安寝。

夜色昏沉时，忽而天降大雪。

我与姜文焕并肩坐在廊下，看雪色纷纷如鹅羽飘荡，手边泥垆温酒，暖意欣然。我不禁有些困倦，依偎着廊柱静坐，想起也是如此雪夜，朝臣上书，请我为封神榜作批文，以示纷乱止息，神归榜封，我提笔沉吟良久，眼前俱是故人形貌，落笔便只有一句：

已怜青风辜壮骨，犹悲白雪拓忠魂。

我不知八百质子今安在，酒意酣然间，只有殷郊肯来看我，一袭白袍曳地，仿若诸事未改。

喝酒么？我举盏问道。

他笑答，自然要喝。只是你若醉了，莫说我与表哥耍赖诓你。

姜文焕正低头温酒，闻言亦笑道，今夜谁先吃醉了，明日谁就同崇应彪巡夜去。

殷郊立即摆手道，我们且让着姬发些罢！教他去同崇应彪巡夜，哪还有人能安寝？

何须你让！我怒而饮尽杯中酒，论饮酒，我称第二，谁人敢称第一？

好好好，殷郊笑道，你是其中翘楚，我们是不能同你争的。

他擎盏为我斟酒，我抬手欲接，忽而面上一冷，抬头望去，只见大雪纷飞，雪落如银，遍洒素白。

殷郊！我欣然回头道，朝歌竟下雪了。

《周天子传·武王本纪》有载：冬十二有月，夤夜大雪，天子崩，东伯侯侍于殿，大恸泪绝。

(全文完)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